



# 下乡办报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再耕

42年工龄,21年在办报,人生的职业经历,有一半时间耗在了纸媒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新闻平台上。我先后服务于三家报社,尝过白手起家,然后一步步做大做强的苦辣酸甜。没想到,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,又一次卷入了办报的行当,而且是去近郊乡下。

那时,一些区县兴起办报热,纷纷办起了机关报,以方便传达声音和提高影响力。当地区委宣传部为我的到来专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,并颁发了常务副总编的聘书,宣布由我主持报社日常工作。当然,这份4开小报只是一张内部发行免费赠阅的资料。所谓报社,人员加上我总共只有3人,另两人来自该区教育部门——老令是一所镇中学退休教员,与我一样是来发挥余热;小曾是小学老师,属于借调。报社其实是个“空壳”,仅仅是在门上挂块牌子以壮声威,内部其实就是一个编辑小组。

发挥余热老令,言行举止貌似乡学究。他生性好动不好静,拉得一手咿咿呀呀的京胡,下班后拉来的票友,挤满了两间不算太大的办公室。正常的业余生活,我无权干涉,但既然身为报纸编辑,我劝他还是抽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为好。他点点头表示赞同,并付诸实施,我为此感到欣慰。

当时已届年底,转眼临近春节。区治所在地紧临长江,是一繁华古镇,江上船来船往,街上车水马龙。这是一片巴人聚居的古老土地,有着巴文化的深厚积淀。由县升格为区之后,老街仍保留着赶百日场的习惯。我们的报社就在老街背后的一条小巷里,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幢4层旧楼的顶层,俯首从小巷向老街张望,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浓节日气息。我中餐去老街对面的区机关食堂,早晚餐

则只能在街边自行解决。

一天晚餐后,我返回旧楼,在门口碰见小曾,她说要给我拜个早年。我对小曾印象不错,为人谦和,工作主动,是从乡间走出来的时尚女青年。她既是1版和2版的责任编辑,又是摄影记者,还是我们3人中唯一能使用电脑打字的“高人”。小曾已不是第一次借调到区委宣传部了,与部里上上下下都颇为熟悉。因此凡与部里打交道的各种杂事,均由她跑腿操办。但由此也引起了一些误会,老令就认为小曾与部里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打得火热,有借此谋取私利甚至往上爬的野心。两人曾产生过不愉快,我也为此进行过沟通化解。小曾在我的住处小坐了一阵,闲聊一番后即离去。她走后,我发现椅垫下有个东西,掏出是个鼓鼓囊囊的信封,内有一大叠崭新的人民币。第二天早上,我趁四下无人,便如数奉还,还轻声告诉她不必如此,帮得上忙的时候,我会尽力的。小曾的脸颊有些绯红,我们短暂对视了一下,仿佛听得见对方长舒一口气的声音。

三人成众。一个小小的单位,经过磨合,取长补短,也能激发出不小的正能量。春节是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,同时也是撤县建区五周年的喜庆日子。我们3人一合计,主动向上面请缨,出一期彩色画报特刊,以红红火火的色彩展示丰硕成果。建议当即获得部领导赞许,区财政也很快拨出专款。我们3人空前一致地投入其中,加

班加点筹备,经过数天呕心沥血,清样出来了,版式大气、颜色靓丽,赞扬声一片。算是初战告捷。然而,当5万份特刊印刷完毕,我站在印刷厂总装车间却差点晕倒:在画报两侧莫名出现两条大标语。追问之下,竟然是老令自作主张添加的。兴奋之余,老令完全忘了报刊出版三次审查后不得任意再作改动的严格规定。我黑下脸面,放开嗓门对老令一阵狠批。经请示,因无大碍,才向全区发放。

因为辟有副刊,自然也吸引了文学艺术界的关注,我也渐渐有了愈来愈多的文友。有的是登门来访认识的,有的是稿件往返神交的,有的是因参加文学活动建立联系的……让人感动的是,一位在区内文坛颇具凝聚力的人物,为欢迎我的加盟,特地在家里举办了一次文学沙龙。这种私人聚会,气氛活跃而随意,大家高谈阔论,没把我当外人,零距离的接触让我很快融入其中。身居离主城区数十公里的古镇老街,我竟有了家的感觉。

春节之后,区里加大了对报纸的投入。装修了办公室,添置了办公用品,版面也由4开4版改为对开4版,出版周期加密了,由一周一期变为一周两期。区

里还特地安排了一辆七成新的桑塔纳轿车。于是,我们3人每周都结伴外出,几乎走遍了全区的城镇乡村。工作量成倍增加,而人手暂时没有扩充的迹象,我们却乐此不疲。由于接地气知民情,我们还不时编印一期《情况参阅》,与报纸互为补充,起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,为基层办了一些实事好事。同时,围绕采编业务,我们开展了某些既动笔动口也动脑动手的活动,比如为山区贫困户与机关干部结对穷亲牵线搭桥,发动民营企业为留守儿童送温暖等,使小小的报社充满了活力,我们自身亦在劳累中享受到因成就感而获得的快乐。

来区里呆的时间长了,与文朋诗友也混得熟了,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:“你办过全国公开发行的大报,再来办内部赠阅小报;出任过几家市级报社一把手,再来当区县小报打杂的副职,有没有不适应、有没有失落感?”我听后不觉一笑,反问道:“你没有看见我张牙舞爪的劲头吗?如果心理不平衡,热情何来?退休之后接受返聘,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意义,幸运且乐趣无穷,还有什么不满足哦!?”



# 火神庙里的烟火神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友才

“安富场,五里长,泥精壶壶排成行;瓷窑里,烧酒坊,烧酒滴滴巷子香……”我的家乡重庆市荣昌区安富古镇曾经叫安富场,5里长的老街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横贯东西。老街的腰上,小巷深处藏着一座清代古庙,也藏着一个说不完的故事。

很早以前,安富就以制陶和烧酒而闻名。窑要火,酒要火,火就是窑工和烤酒匠的命根子。烧窑的、烤酒的工匠们便供奉起火神,捐资修建了一座火神庙。

清光绪《荣昌县志》记载:“火神庙,县西三十五里,在安富场,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重修。”安富火神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,后经多次重修,至今保存完好,是重庆仅存的两座火神庙之一。邑令李光谦撰有记:昌元西鄙曰“安富场”,自昔有火神庙,崇奉火德星君,而嫫怒其像,岁时报赛,以保障一方。由此可见,安富火神庙古时火苗旺盛的景象。

站在火神庙的庙门前,恍如隔世。门楣上,“火神廟”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,嵌进那堵斑驳的墙里,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门框上,刻有一副醒目的楹联:“祝融功德昭日月,炎帝恩德惠乾坤。”祝融功在天下,炎帝为民造福,民思其德。这副楹联让我仿佛感受到古人的感恩之心。

火神庙,曾经是人们寄托希望的所在。传说,上古时期,炎帝的儿子祝融传下火种,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,后人把他尊为“火神”。《山海经》

载:“南祝融,兽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在民间神话里,火神真君掌管着天下的火,因此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。

朱红的庙门虚掩着,我轻轻推开庙门,一步一步走进去,像是走进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里。青砖黛瓦间,藏着千年窑火的温度,每一砖每一瓦都仿佛在与历史对话。庙内戏楼飞檐翘角,气势恢宏,戏楼外吊檐雕刻的虎、鹤、兔、鼠等动物木雕,栩栩如生。清光绪《荣昌县志》载:“楼阁殿宇,高大宽敞,熙熙然人庙拜虔,俨然如见帝天之状,以摄服乎人心。”踩在庭院青砖地上,仿佛穿越了时空,每一次脚步的踏响,都踏在历史的脉络上。

站在庭院中央,仰望天井,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中,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儿时的记忆。这座古老的火神庙,我熟悉而又陌生。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常到庙里玩耍,躲在火神的塑像背后捉迷藏,跟着小伙伴们在戏楼里爬上爬下。眼前的老戏台,似一位垂暮的老人,叙述着沧桑和变迁。

安富火神庙戏楼依旧,庙里那八通石碑还在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重修安

富火神庙时,当地乡民捐资出力,石碑上镌刻下了他们的名字。我俯身细看石碑上的岁月密码,一碑碣上记载的“嘉庆二十二年磁窑里二甲开陶器窑的棚户人家捐钱捐物功德”清晰可见。百年守护,薪火相传,这便是安富火神庙烟火延绵不断的原因。

如今的安富火神庙,已成为文物被保护了起来。每年农历八月十二,安富都会举行“火神窑王祭祀”火神庙会,数百名工匠从四面八方前来祭拜火神,为火神和窑王披红挂彩,烧香叩拜。过去,工匠们每次烧窑前都会敬拜火神和窑王,祈求烧制成功。

举行庙会那日,老街张灯结彩,人流如潮。我挤在如织的人流中,目睹了安富火神庙烟火带来的色彩传奇。点天灯,上灯山,打铁花,闹花灯,火流星,走线火龙,气势磅礴的火龙腾空而起,像是吸饱了这百年的日光,赤焰映红了古镇的天空,令人震撼。推皇船、坐花桥、骑驴、扇子舞、狮舞、龙舞、担花篮……古老的民间艺术表演,带我穿越到千年,一缕情思在烟火里悄然流淌。

走出庙门的时候,好像缺了点什么,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古老的戏楼,我忽然明白,这火神庙里的烟火,从来就没有熄过。而今安富古镇上烧窑的、烤酒的也多了起来,那火还在,那窑还在,只是换了种样子,烧在工匠们的窑炉里,烧在每一个安富人的心头。

